

S. Y. Agnon

A Simple Story

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



一个简单的故事

以色列最杰出的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家、诺贝尔奖获得者阿格农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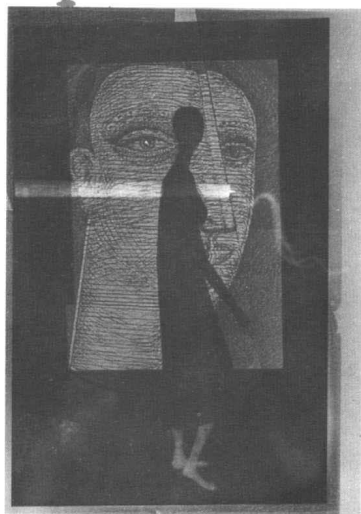
[以色列] S·Y·阿格农 著

徐崇亮 郑军荣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A Simple Story



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

一个简单的故事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简单的故事 / (以) 阿格农 (Agnon, S. Y.) 著; 徐崇亮, 郑军荣译.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4. 12

(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)

书名原文: A Simple Story

ISBN 7-5327-3492-7

I. 一... II. ①阿... ②徐... ③郑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以色列—现代
IV. I38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8513 号

The Eisenberg Series of Modern Israeli Literature

S. Y. Agnon

A Simple Story

Copyright © World Copyright by Schocken Publishing House Ltd.

Tel-Aviv, Israel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, 2004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
and Schocken Publishing House Ltd.

版权通过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获得

图字: 09-2003-012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
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

一个简单的故事

[以色列] 阿格农 著

徐崇亮 郑军荣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189,000

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6,000 册

ISBN 7-5327-3492-7/I · 2015

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—

寡妇米尔卧病在床已经好些年了。医生们花光了她的钱给她治病，也没能把她的病治好。上帝看她活在世上遭罪，就把她从这个世界带走了。

米尔快死的时候曾对她女儿说：

“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从这张床上爬起来了。你要是恨我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，那可别这样。上帝知道我自己可从来没有乱花过一分钱。等我死了，你就去找我们的表亲鲍洛克·梅尔。我肯定他会可怜你、收留你。”

不久之后，米尔就转过头，面对着墙，把她的灵魂交还给了上帝。

剩下了布露姆一个人，没爹没娘的。邻居们过来安慰她，瞧见食品橱里空空的，就说：

“她有个表哥叫鲍洛克·梅尔·赫尔维茨，他在瑟巴茨可是个富裕的店主。他肯定不会不管她的事儿。”

白露姆点点头。“我妈妈也是这么说的，”她说。

举丧的七天很快就过去了，白露姆的邻居们凑在一起，租了一辆马车，给她带了一些在路上吃的东西，送她去了瑟巴茨。“你的这家表亲是很富有的，”他们告诉她说。“在瑟巴茨人人都知道他。只要你说找他，马上就会有人告诉你他家住什么地方。”

白露姆上了马车，往瑟巴茨去了。等她找到了表亲家时，就坐在门廊的椅子上，旁边搁着她的行李。

特西尔·赫尔维茨晚上从店里回来，正要上楼的时候她看到了一张陌生的面孔，于是她用手指头捏起她的下巴颏，问道：

“你是谁呀，亲爱的？你在这儿干吗呀？”

白露姆站起身来。“我是海依姆·纳特的女儿，”她说。“现在我母亲死了，我的双亲都没有了，我到你这儿来，因为你这儿就是我的家。”

特西尔撮起嘴唇，什么也没说。

白露姆低头看着地下，在找她搁在地下的那些包，好像它们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所要抓住的一切。

特西尔叹了口气。“我们听说了你妈妈的事，很难过，愿她安息了。我从来没见过她，不过我听说她的日子过得不轻松。不是人人都有运气的。你父亲生前也是一样。多么可惜呵，因为没有比他更好的犹太人啦。我听说他花了毕生的精力来学习，我猜想他肯定把他的知识传授了一些给你。我自己是没读

到什么书。但是我倒是希望你学到了一个女人应当知道的东西。”

她换了一种语气继续说道：

“当然啰，今天晚上你是没法回到你来的地方了。明天我们再好好谈谈，看看能不能想到别的办法。”

然后她领布露姆去了一个房间。

布露姆终于在她表亲家里躺下来休息了。她太疲倦了，马上就睡着了。半夜时分她猛然惊醒了。她这是在哪儿？她睡的床不是自己的，房间也不是自己的。她开始害怕自己会睁着眼在这个地方躺到天明。以前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害怕睡不着觉。

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亮了。她试图回忆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她难以入睡，想起来了，梦见自己坐在马车上，沿着一条街回家去。在大街上招摇过市，这使她很窘迫，于是她从马车上爬了下来；就在这个时候，马匹脱缰了，飞快地撒腿跑了，只留下她张开双臂等着车夫过来把马匹制服，免得伤了人。可是他没有这样做。她觉得肯定要发生可怕的意外，于是用双手把面孔遮起来，不看这情景。

整个房子里还没有人起来。布露姆躺在床上，掂量着自己的处境。窗户底下的马车轮子辘辘而过。瑟巴茨与斯坦尼斯洛之间有一条铁路线相连，火车每天在瑟巴茨停两趟，这里是车夫们碰面的地方，他们拉着旅客在车站进进出出。要是你不打算

去接早晨的火车,那就没有必要早起,但布露姆在第一辆马车经过的时候早就醒了。她已经习惯了,因为她那卧病在床的妈妈把所有的家务活都留给了她;尽管她也像往常一样早起了,可是却没有往常的活儿可干。街上传来奇异陌生的声音,生疏的墙壁俯视着她。天花板要比她们农舍的高多了,这使得房间像是悬浮在空中似的。布露姆一直都生活在一层楼房子里;现在她躺在赫尔维茨家两层楼房子的床上,觉都睡得不安稳。

她不可能再躺下去了,因为天已经大亮了,不过,她也不敢起来,怕吵醒了屋里的其他人。有一阵子她蜷在床上想她妈妈的事情,她妈妈病病歪歪一辈子,艰难度日,可她从来没有找她的表亲要过什么。如果有一个邻居对她说,“你有那么有钱的亲戚,为什么不让他们帮帮你?”她就会笑着说,“你知道对富亲戚来说,最好是怎么样的?那就是你别去指望他们。”每年到了除夕边上,她们会收到一张寄自赫尔维茨家的新年贺卡。那些卡布露姆记得很清楚:它们都是用厚厚的硬纸之类做的,烫着金字。每一年这些贺卡都给安置在草梯子上,草梯子是她妈妈在床上做的,固定在墙上。它们给搁在那儿,直到烫金字都脱落了,纸张都发黄了,最后才给扔掉。这会儿布露姆的妈妈躺在了坟墓里,而她的女儿却在她们表亲的床上。

突然觉得这张床太狭窄了,布露姆跳了起来,洗漱,穿衣,下楼去准备早餐,就用特西尔头天晚上用过的碗碟。

她热了一锅牛奶,煮好了咖啡,把杯子,碟子,汤匙和餐刀,

还有切好的面包都摆好了，又从牛奶罐子里切了一大块奶油。然后打开自己的包，从里面拿出些小甜饼，放在一个盘子里。当赫尔维茨太太下来去弄早餐时，她发现一切都搞好了。

不一会儿，鲍洛克·梅尔也搓着双手下来了。他与布露姆打了招呼，就撩起衣服的下摆，坐在餐桌边，给自己倒了一些咖啡，然后赞许地打量着他的表亲和她带来的小甜饼。跟随他走进餐室的是他的儿子海示尔，他欢快地说：

“那些小甜饼真好看！”

他拿了一块小甜饼，咬了一口说，“这些甜饼抵得上一次特别的赏赐。”

“谁烤的？”特西尔掰了一小块尝尝，问道。“是你做的？”

“不是的，”布露姆看着她说。她也尝了一块。“不过我可以做得一样好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”特西尔说，她的语气改变了，“我们都不是吃糕点的人，糕点吃得很少。就是平常的面包对我们来说就很好了。”

布露姆低头看着桌子。嚼饼子的声音没有停止。

“妈咪，”海示尔依偎着他的妈妈说，“我有话要对你讲。”

特西尔看着她的儿子。“那就讲呗，”她说。

“这是个秘密，”海示尔笑眯眯地说。

于是特西尔俯身把耳朵凑上去。

海示尔把嘴巴贴上去，像是要说悄悄话，却用很大的声音

说,“妈妈,你必须承认这些饼做得很好。”

特西尔皱了一下眉头。“是的,”她说。

布露姆把桌上的碟子收拾干净后就进了厨房。特西尔跟在她后面,把奶制品洗涤槽、洗涤盆,还有洗涤布——指给她看,而布露姆此时已经用一只眼角弄清楚了奶制品柜,用另一只眼角看清楚了肉制品柜。

“你会烧肉吗?”特西尔看着她问。

“会的,”布露姆回答道。

“在你洗碗碟的时候,”特西尔说,“送肉的会来。这是大米,这是面条,这是荞麦粥,这是其他用得上的东西。”

布露姆点着头,好像知道要一个人留下来似的。特西尔一边看着她一边在厨房里转来转去,一会儿出去,一会儿又进来。然后又出去,这次出去就没再进来,直到下午一点半钟,她再次转进来,发现桌子已经摆好了,就要开饭了。

这是五月的一天,是希伯来伊阿月^①第一天,在这一天,所有的雇工都要与主人重新签订他们一年的契约。布露姆来了没多久,赫尔维茨家的女仆就得到了通知,已经找到了一个新女仆。就在雇工经纪人来找特西尔交接的时候,特西尔对她说:

“请告诉我,我能在什么地方安置她? 我们的一个表亲要

^① Iyyar 是犹太宗教日历的第二个月,在公历四、五月份。

来和我们一起过，她睡女仆的床。”

于是布露姆就继续在她的亲戚家里干下去了。上帝赐予她力量，她那双小手什么活儿都干：烧饭做菜，洗衣缝补，样样能行。这幢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她都熟悉。干活儿对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她那生病的母亲没能教会她别的什么，倒是教她养成了很好的习惯，很会服侍人，像现在这样。没花多长时间特西尔就发现了布露姆确实知道女人该懂的事情。因为她是自家人，也就没有必要付给她工钱。特西尔对她的丈夫说，“毕竟她是我们的亲戚，是吧？上帝给我们回报，也会给她回报的。”

好像布露姆可能给人占了便宜；不过但凡认真考虑过这件事的人都会得出结论，特西尔是对的。毕竟，等到布露姆要出嫁的时候，特西尔不是会很有可能为她在当地慈善团体当中弄一份嫁妆吗？她肯定会对她每年的工作给予补偿，如果那个对象是个好人，她甚至会得到双倍的报酬。再说啦，布露姆能够指望什么样的工资呢？她以前从来没有干过女仆的活儿，从特西尔那儿才知道有这档子事，她干的活儿就如同店里的女售货员，第一年是没有报酬的。要是学徒的话，她得跟师傅学三年，一个子儿也拿不到。

于是布露姆就和她的表亲一家生活在一起，与外界断绝了联系。那些在赫尔维茨邻居家干活的穷苦人家的女孩，也不来找她玩——不用说，她更不会去找她们。那些女仆欲与之套近

乎的雇工经纪人还不至于厚着脸皮来接近她——当然无须说，她也不会去找他们。必然地，她给圈在了赫尔维茨的家里，那可不是个什么有趣的地方。这个家庭的成员整天都在他们的店里忙碌，从店里回来也只为吃一顿饭，或者睡觉。当他们在安息日或者节假日出去散步，或者被朋友们邀出去吃饭时，他们总是把布露姆留下来。房子总是要人照看的，除了她还有谁呢？因此，她也顺其自然，既没有女仆的任何消遣，也没有和她同龄的家境好的姑娘那样的娱乐来打发光阴。

布露姆在表亲家一呆就是好久。特西尔对她既不满意也不挑剔。的确，特西尔懂得怎样与人相处。她开了一家店铺，很懂得每一个顾客的消费心理，从来不怠慢人家，哪怕是最穷的买主。“今天他买一分钱的东西，但是明天他可能要买一块钱的东西。”她常这么说。连很小的孩子来买一粒糖，都会受到她的热情接待，摸摸脸蛋，再额外给点什么小玩意。“现在他是小孩子，”特西尔说。“他只要那么多。但一旦他长大了他的需求也就大了。现在我对他们好，那他们就会总是跑回来买东西。这个城镇的许多富人每年都要跑到我父亲的店里来，当年他们都是在树木新年^①来买一个豆荚的小男孩，现在他们每天都买整包的杏仁和葡萄干。”

赫尔维茨家的杂货店在瑟巴茨不是唯一的，在大市场有一

① 犹太节日。日期为犹太历细罢特月15日，公历约为1—2月。这是一个独特的节日，是欢乐自然的节日。

整溜铺子，一家紧挨着一家。其他的铺子都在小市场，离得很远，散落在各个街道上。每个店铺都有它萧条和繁忙的季节，有它生意好或者不好的日子，惟独赫尔维茨家的铺子例外，它每时每刻都挤满了买东西的人。人们可能很难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要选中这家店铺；甚至连在每个药房都可以买到的医生处方的嗅盐，也要跑到这里来买，因为特西尔可人意的态度本身对任何有病痛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。

正如对每个人的考虑都很周到一样，她对布露姆也很体贴。比方说，要是她偶然发现一件已经不合身的旧衣服，或是已经过时的鞋子，她肯定都会送给她的表亲。只要能穿能用，布露姆都不会嫌弃，只有不能穿了才会扔掉。“我自己都是非常俭省的，”特西尔经常说。“不像我们的布露姆，她不喜欢的东西她都会给扔掉。”尽管你可能认为特西尔是在找茬儿，但谁都明白她只当自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而她的丈夫也是善解人意的；事实上，凡是布露姆为他做了什么，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事儿，都会得到他极其慷慨的感谢。不仅仅在他出差离开家或是回来了，他不会忘记跟她道别或者打招呼，而且在他不在时会想念她，每逢这种时候他都会给她带回来一些小饰品，放在给他妻子和儿子的礼品一起。特西尔说，“大多数男人对一个女人喜欢什么往往是什么概念都没有，但我的鲍洛克·梅尔不是这样的。他非常清楚布露姆需要什么，他买回来的正是她要的。要么他可能与她血脉相连，能够感觉得到她的心思。”

就连海示尔对布露姆也十分友好,从来不会忘记他们两人是同一血脉的。要是他的衬衫领子在熨的时候给弄皱了,他绝对不会抱怨,也从不会叫她给他擦皮鞋。海示尔没有他母亲的癖好,把骂人的话说成好听的话,他的眼睛里闪现的友好也不是他父亲眼里的那种。他还年轻,还不知道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会对别人有多大的帮助。不过,虽然他只有十六岁,这个年龄也足可以使他明白生活不是田园诗。有那么一些人,他们认为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穷人和富人的问题。的确,这是个问题。当然,它并不是主要的问题。主要的问题是,怎么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痛苦。

海示尔自己没有办法解释这种痛苦。自从他生下来那天起就没有缺衣少吃的时候,也不缺少善良人的关爱,他们毫不吝惜地以慈爱和善良之情满足他的一切愿望。或许以他的观察和体验看出来,那些对他非常好的人对待别人就不那么好,这使他很伤心。或许他还只是个孩子,脑子里尽是些不切实际的想法。

二

海示尔是他们的独生子，两口子年岁不轻时有了这个儿子。差不多在他们快要绝望时得到了这个儿子，他们按孩子外公的姓名给他取名叫西蒙·海示。不过这两个名字的头一个，在孩子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不用了，而第二个名字却作为充满爱意的昵称给留下来了。

海示尔一断奶，特西尔就回到店里全天干活。她不打算要更多的孩子。她既非特意不要孩子，也不急切地想再生孩子，特别是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法预先知道，哪个孩子可以顺利生下来，哪个会不顺利。尽管海示尔是她唯一的孩子，她却很注意不过分溺爱他，以免宠坏了他。而另一方面，鲍洛克·梅尔为了弥补不足却加倍地宠爱他的儿子。

鲍洛克·梅尔是个运气一直都不错的男人。他所有的生意都很兴旺，不管什么东西上了他的手，都会变成财富。他从来不

屑于问是否会成功,似乎也不关心这种成功。朦朦胧胧之中他觉得,任何人只要像他一样努力地工作,到头来一定会得到他应得的东西。他本人就是在店里当伙计开始的,现在既是富有的老板,也是第一任店主女儿的丈夫。

确实,我们总是可以在鲍洛克·梅尔的脸上看见幸运的笑容,闪现在他的眉宇间,闪现在他的目光里,就连他一人独处时也是兴高采烈的。生活总是善待他,他的内心生活也很美满,如果说良心道德总是让他抵挡住诱惑的话,自重则使他不会过度地责备自己。在安息日、节假日或者新月的日子他都要定期到犹太会堂去,尽管没有人告诉他,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应该经常在公众场合做祷告,鲍洛克·梅尔希望每天都去,因为他很愿意听从告诫,不愿意过多地自作主张。他不是十分慷慨大方;然而要他做善事的时候他会做,有时候多,有时候少,有的时候他对乞讨者出手很大方,而特西尔对这些人会责骂一通,叫他们去做些有用的事情,不要在这里搅扰我们这些正经人。鲍洛克·梅尔会对她说,“如果就一个懒汉开始做起了工作,这个世界也不会就此改变,我给他一毛钱,自己也不会破产。”正如他与这个世界很和谐一般,他宁可顺其自然,这样他可以专心做自己的生意,因此他对自己的雇工很友善,从不对他们专横霸道,不过他决不允许他们短斤少两,因为这会让顾客不开心。

自从鲍洛克·梅尔到西蒙·海示·克林格的店里干活的第一天起,他就觉得自己与主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。第一次

看见这个老人，鲍洛克·梅尔就喜欢上了他。老人经常到河里去洗澡，到了冬天也去，所有自己的事情都自己料理。确实，鲍洛克·梅尔会说这些事不会让他惊愕，让他惊奇不已的是，似乎整个世界都逃不脱特西尔父亲的目光，要么这么说吧，西蒙·海示似乎不用拿眼睛去瞧就能够知晓一切。他一跨进自己的店铺，甚至连眼都不抬一下，就能准确地知道哪些东西卖出去了，卖了多少东西，就连杏仁、葡萄干之类的东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镇上的流言蜚语说，老人家每天夜晚都要去仔细检查他的货物，称一称货品，查一查箱子盒子什么的。可是鲍洛克·梅尔却连一句这样的话也不信。他既然不能理性地解释西蒙·海示的无所不知，那就只能用非理性的办法解释了，而这恰恰增加了他的惊异程度。至于对西蒙·海示·克林格本人来说，就只能听之任之了。他曾经说过，“一家店铺不是一所犹太会堂，人们围坐在一起夸夸其谈。”其实，除了偶尔会发出“嗯哼”声以外，他的雇员根本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，一长串的“嗯哼”是个信号，说明他们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，一短声就表示他不满。不管是谁在西蒙·海示·克林格的店里谋到一份差事，很快就要学会听懂主人的“嗯哼”声。

鲍洛克·梅尔为西蒙·海示·克林格干了六年半的活儿。有一天夜晚这两个人碰巧借宿在同一个路边小客栈里，西蒙·海示·克林格对鲍洛克·梅尔说，他只不过是他的雇员。当时鲍洛克·梅尔刚兴致勃勃地从老家来，一是因为他得到了免服

兵役的通知,二呢,因为他要娶那个漂亮的表妹为妻。在小客栈的客房里,有个客人拿着账本在算账,声音很大,弄得大家都睡不着觉。后来,那个人感觉到鲍洛克·梅尔在看着他,就问,“我吵扰了你吗?”“没有关系,”鲍洛克·梅尔一边温和地回答他,一边凑到桌子边上,把灯吹灭了。西蒙·海示·克林格当时就在房间里,“我喜欢你的做派,”他对鲍洛克·梅尔说。“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个纯朴的羔羊,但现在我看出了你很有性格。”此后,他开始和他像朋友一般地聊了起来。等到他们俩要分手的时候,西蒙·海示·克林格已经答应要把女儿嫁给他了。

开始的时候,即便鲍洛克·梅尔已经结了婚,他还吃不准他的新婚妻子除了他是她的合法丈夫外,还会有什么感觉;他整天向她献殷勤,仿佛他们刚刚认识,好像她的某些方面他还是不太知晓。他常常会坐在那儿看着她,犯迷糊,难道就是她来牵制我的吗?倒不是说她似乎隐瞒了什么,但恰恰不管她透露出什么事情,但对他来说还是件神秘的事儿。她的一举手一投足,她所穿戴的每一件衣物,都使她似乎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。一天天过去了,他觉得自己对她的爱与日俱增,然而他越是爱她,就变得越加困惑。而这种对她的困惑使得她要问,难道他想从我这儿得到的东西还没有得到吗?

只是在他们的儿子出世之后,鲍洛克·梅尔才最终感受他得到了一切,而此时珍藏得很深的对特西尔的欲望也在他的心中涌动。难道他还没抱过这孩子?没亲吻过这孩子?她不在时